

祁縣志卷十二

祁縣知縣陳

時編輯

藝文三

記

國朝

重修城隍廟碑記

周繼芳

嘗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朝廷體莫肅於等威分莫
凜於隕越邑之城隍與邑侯爵相等位相若也故邑侯
奉天子使以邑之事治之於明神亦奉天之使以邑之
事治之於幽所以彰善瘴惡明禍福之報於可知不可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一

知之地者也故人有逆天賊理獲罪名教而棄疾於善
類者神必鑒之漏法網必不能逃天刑卽倖免於身亦
不能不奪筭於子孫報報之反可不懼哉余邑城隍廟
在縣治之東北因其故址非不崇闓然而四隅窪下土
垣寢久傾圯殿宇廊廡亦漸頽廢不振上雨傍風摧桷
腐瓦神所憑依將在於是能無恫乎張雲翼馬而龍戴
廷拭三人謀所以新之乃請於邑侯龐公公乃召父老
而告之曰若輩亦知城隍之義乎城者壘也隍者池也
高壘深池捍衛斯土神以是名卽以是職亦猶子之知

縣事者均也縣之事治於明者予任之縣之事治於幽者神任之予不敏神克相予濟兆民茲廟貌若斯罔知興繕寢處其卽安耶委雲翼等約紳衿士馬雲駿郝啟光李而淳李而洵段積善許五雲張九州戴本澄分募各鄉互相勗勗必要於成嗚呼神豈無靈也哉維神有靈驅使羣動能令四方之人聞斯舉而無不毅然樂輸攘臂恐後由是而以金錢至者或什伯千緡焉以粟米至者或牽車牛或任或擔焉銖積黍累約計之得二千餘金於是鳩匠作飭五材惟正殿樂臺祇勤丹雘餘悉

毀其舊日之痺隘者而式廓之繚垣百堵易版而陶寢宮五楹如跂斯翼東西六曹而下增附四十五坊都土地神祠於兩廊之末建鍾鼓二樓於樂臺之陽又立應門於鍾鼓樓之南面左右道院各一美哉輪奐赫然改觀較之故廟其規模宏大相去不徑庭哉是役也始於順治九年正月竣於十三年十月蓋歷五載而始告成其間奔奏則道士高太秀張太祥董督其事則鄉民范秉英可異者秉英年逼五旬尚乏嗣及廟成而居然生子非福錫之膺而誰與然則神之報施勞人於可知不

可知之地者於此已見其一端云爾

新建三教閣記

李而洵

蓋世有以日月星詮三教者似超吾儒而上之有以心
身世詮三教者似進吾儒而廣之有以明心見性修心
鍊性存心養性詮三教者復似比吾儒而同之然則三
者之教其真同也而非异卽曰心性者自己之心性也
自己之心性見而三者之多目亦贅矣何古何今何佛
何仙何儒而可分也亦正無古無今無佛無仙無儒而
可合也故曰道一而已矣祁之北門外原有佛庵三間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比邱某頗通三教義募化闔邑人士建闕於其上顯祀
三教之神前建閣爲白衣之神兩傍建環樓十間祀魁
星文昌之神仍統其名曰三教洵坎方巨觀也功完而
徵余言以紀其事余曰佛藏法界以一粟仙貯乾坤以
一壺儒貫位育以一中其理無鉅無細至顯至微近而
取夫婦可以知能深而求神聖難以窮詰也然皆古之
至人由身以拯世設法以濟人之大道是以推乎其效
則龍虎可以降伏鷄犬可以飛昇豚魚可以格化而况
於人乎夫人一耳漸而父子之舅弟之夫婦朋友君臣

上下之僧道詰愚百千薛億之游其始一人之身而已
是以在佛則爲化身之說在仙則爲出身之說在儒則
爲設身以處本身以徵之說所謂以一人而仁百千萬
億之人非任勞以百千萬億人而仁于一人非任德其
量有以充之者其心有以周之其性有以通之也此天
地之得而爲天地神聖之得而爲神聖也如曰凡人以
能施而求佑於至人至人以凡人之能施而垂佑于凡
人區區報應爲因緣不亦瑣乎淺乎曰然則今日之義
何居余曰仙佛以濟渡爲正道至人以物我爲同體凡
人視至人爲至人至人亦視凡人爲至人所謂一人之
身也今之樂施喜捨者亦卽以自已之心性造自已之
功德于三教無與也倘有一毫獵名之思干福之念斯
已造無窮惡孽永永墮落耳寧待鬼神之譴責哉是以
鬼神之事聖人曰敬而遠之又曰祭而如在遠之者以
有我之心性也在之者以我之心性卽至人之心性也
此三者之一而非一三而非三也佛可立地而成仙可
當人而俱人人皆可爲堯舜箇箇心中有仲尼願世之
樂施喜捨者僉作如是觀

重修孔子廟堂碑記

戴運昌 邑人

文太青先生曰自開闢以洎獲麟而孔子獨生之千聖百王之後以立人極堯舜文周所不得而偶者也嘗從河洛之數推之而知堯舜可以偶出孔子不可以偶出舜偶堯周公偶文王而顏曾不可以偶孔子堯舜文周生於天地之偶孔子生於天地之奇奇主之而偶翼之天一而地二萬世之地之割而爲四海內外之別區總翹首而戴一天天萬世而一之者也孔子亦萬古而一之者也孔子人中之天一是以終萬世無可配之者也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五

由堯舜而下以至於吾人百千萬億兆京總之爲偶數之所生而孔子獨自爲一奇數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二也百千萬億兆京皆二也三五七九皆二之偶之所推也而非奇孔子蓋天地人之自爲一氣者歟余博觀載籍自天子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吾孔子與社稷社稷祭土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壇而不屋孔子德侔天地制度隆於帝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又設名宦鄉賢二祠古今德行政事之儒從祀其中爲吾道光寵天子諸侯王以逮文武臣工北面稽首駿奔嚴

恪如及門弟子者知天下之祀典未有如孔子之盛且重也吾郡學宮先是爲浮屠居止當時學士大夫力持風教者不恤衆忌而更築之年已逾百矣歲辛巳平水張公佩訓雖因陋補苴而二十年間又復廢墜凡毀宇兩廡名宦鄉賢與夫廟門坊表皆傾圮殆甚學宮幾鞠爲茂草矣今邑侯郭公霽學博田公紹前慨然任之以學宮興替人才盛衰所關不憚合謀修葺而猶重有慮者予衿勢寡而微小民不知大義委之事非已責而嘆首事之無人兩公乃力爲倡率先之以財捐俸而外諭

以至誠多士不言而化之卽貧窶亦樂爲輸助故一錢一力無擾市民郭公理其綱而田公則身董其事凡工之勤惰材之良楛罔不克殫厥心爰咨爰度六閱月而工告成焉其制則仍舊制而土木多增視昔之庫者崇隘者廓薄者臚矣且殿前布以雕欄環繞臺址舊東廡南有小門櫺星門外有土壁皆傷學宮風氣移置別地規模宏敞丹碧壯麗遠邇人士入廟而瞻禮者不異身登曲阜之堂獲覩宮牆之美賢哉兩公較之任茲事而無實裨於茲事者度越不相遠哉是真力持風教見孔

門奇數之傳獨而無偶者也嗣此人材輩出馳驅菽苑
追思其本當必歸美學宮而於兩公之功之敘亦百世
不能忘云

均平里甲記

周繼芳

凡長吏之宰制百里也寧理繁鉅什毋理衝疲一何也
鉅邑事劇而民豐呼應霧無甚棘手處一才吏爲之而
裕如若夫衝則役煩賦則重賦重則民力不支而
况加以雨暘恒歲時被婦雖巧其如珠桂何故曰理繁
鉅什不理衝疲一以理繁鉅難而理衝疲之更爲難也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七

太原領州五縣二十隸於南者八焉東路二曰涂水曰
陽邑西路四曰晉陽曰梗陽曰靈川曰武興中路二曰
徐曰祁東二邑旣僻且饒西四邑饒雖不及僻亦如之
惟徐與祁正當孔道四交之衝凋殘尤倍卽以祁徐較
之徐多外協尚足枝梧而祁獨中立寡援胡不攸乎計
役則侔計賦則闕百孔千瘡二絲五穀吏茲土者將何
以爲元元請命耶高邑郭公霽蒞祁幾七稔於茲矣甫
下車單心民瘼大害畢替大利畢興一則謂祁地西通
陝蜀北達神京南界兩河東連齊魯凡徧處王程村落

每每有迎送皇華護解赭衣之苦疲於奔命日夜不遑
公曰此獨非吾民也與哉胡爲使其况瘁若此於是申
請憲臺他役悉爲除免斯非害一替而利一興乎一則
厥夫輸運銀糧肩舁更迭動踰數百餘人爲累實甚公
則請易之曰小車往反稱便斯非害一替而利一興乎
一則三院巡行乘傳不給勢必派之里下僱馬之費盡
出民脂公則爲之約會隣封至期則那借以應民困獲
甦以至軍兵絡繹載途車牛騾馬頭畜多以千計少亦
以百計窮黎膏血有幾能堪此椎吸爲公亦仍以前法

行之不致重累斯非害一替而利一興乎更有甚者客
兵往來糧糗其所必需庾廩之儲大半爲奸胥侵隱不
可問矣公以奏銷清出米豆之乾沒者三千石足供數
十年之用可省數萬姓之錢其爲利之興害之替豈曰
一朝一夕云爾哉公乃曰是不過爲目前補苴計非端
本澄源之論久安長治之策也源本維何要從里甲始
今者賦役之苦固苦於厥賦之不均尤苦於丁糧多寡
貧富之不相敵耳大都糧多而丁多其雜役也如是小
都糧寡而丁寡其雜役也亦如是豈非多者易而寡者

難乎夫多者易喘或可以苟延寡者難漸必流於日蹙此殘黎所以向隅而泣淪胥以沒也計維有均平之法俾富無畸輕貧無畸重長治久安在此一舉然而民情懼更始樂故常聞均平之令行寡人加額而殷庶之戶憚於更張於是有人陰阻其說而弗行者有陽指其若者不便若者非宜而弗行者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亡何大部頒發有奉 旨均平里甲之條下之郡縣公奮然起毅然任曰是可以行吾之志矣遂傳集紳衿于學宮再集耆老子于神廟諭旨意旨毋得以私議異

同立私議者勿聽乃總計闔邑之糧幾何石差幾何丁他邑之寄居者幾何戶覈而數之大約以百二十丁爲甲千二百丁爲里均爲二十四里而糧亦配焉噫嘻而今而後庶幾哀其多者不令鶴長益其寡者不令鳧短重也均重輕也均輕夫何貧富難易之不平也哉萬世之利一朝舉之公之大有造於吾祁寧復有量是舉也人以為公之實政實心余以為非公之獨斷獨行不至此余故因輿情之歌公誦公而謀所以垂世而行遠也是爲記

重修城垣記

陳祖法 邑令

凡爲有司者受事後三日例宜閱城豈非事係至重而課最亦因必及者哉幸而完堵堅陴庶幾藉以告無罪不然卑庠者增之崩頽者葺之爲千百年不可弛之功卽爲一日不可弛之事也予繇吳越抵晉都三千里而遙閱歷所經城郭錯見見有屹若金湯者私心喜曰予邗城得如是幸也見有卑庠而崩頽者輒憂之使邗城而如是也將若何踰三十五日抵城東門外遙睇之其龜折盈數寸自頂至趾岑岑然有下壓勢屈閱期辰復

邗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十

從東門上未一里循北中斷者幾十丈聯綴僅如塍居民上陴者輒從崩處相往來稍南斷痕雖未及北然已崩踰半過西門閱甕城其築壘層級有尋丈未竣者有甫及肩而輒止者詢其故知向無舊基甫經營未及告成輒鼎革因循日甚者也其宜增宜葺者有若此而且四城樓及小間舍有僅柱支與壁立者有棟宇零落守卒不蔽風雨者以及睥睨銷殘欄道毀敗嗟乎邗城乃若此夫城役有團總下有小甲復有防夫皆所以董修理也乃前令欲循往例請而甯事禁無令獨苦至於科

攤派斂煌煌令甲其孰敢以身試法夫是以觀望二年
輒束手而去言修城於今日不甚難哉議惟有勸助一
法可以遵行又念地衝民貧懼或以是滋擾吾百姓而
隱忍不忍出聲也夫以一日不可緩之前令觀望者
已三年予又隱忍踰年是尚可或緩乎哉不得已進邑
之鄉先生而告之鄉先生曰予事也進邑之諸生而告
之諸生曰予事也進邑之父老子弟而告之父老子弟
曰予事也於是又進邑之司訓宋君而告之曰先生師
席也義無勞其能相助爲理乎曰謹受教又進金尉而

告之曰固子職也其董率罔後曰謹受教於是又進司
訓及尉而告之曰人士中有敦厚精敏者庶中有淳朴
公直者舉姓名以聞予將令司會計之出入督工役之
勤怠而胥吏會不得叅也於是各得某某者若而人勞
怨能不恤而簿記咸當旬日間見負金錢而入城邑者
悉好義急公之儔也挽小車運甃載磚堦而輸納者趾
相錯也將見圯如金湯以一日不可緩之事而成千百
年永不弛之工言修城於今日又何難之足云是爲記

古聞名伯旬行南國聽訟於甘棠之下後人歌思名伯
之德相與作勿剪勿伐之詩夫甘棠非名伯聽政地也
其足係人歌思如此則政之得失無關於堂之興廢有
然矣然考古天子南面繼離而一時封建諸侯亦有外
朝之制此堂所繇昉也秦漢以來改爲郡縣堂之名卒
不傳非無堂也夫亦曰倣古南面繼離而使郡侯邑宰
一統於天子之堂以爲堂也云爾晉太原屬古帝都而
祁邑則春秋始是堂之繇來者遠矣祁民漸摩於堯舜
之化加之以大夫之賢鼓舞其後祁民應有斯民三代

之風自逆寇猖肆灼然一炬而堂乃廢繇是俗尚凋敝
戶口耗衰雖有識者思與更始其道無繇然則繇前論
之祁大夫當三代之後念切民生堂之興也而政日興
繇後論之逆寇爲亂物力告窮堂之廢也而政日廢安
在堂之興廢無關於政之得失也哉况祁邑聖廟煌偉
松栢交蔭是邑之木鐸猶古也城隍無恙棖桷依然是
邑之神佑猶古也城郭漸以增葺井絡漸以萃聚是邑
之廬舍猶古也而獨堂宇燼廢鞠爲茂草諒非撫字斯
民上報天子者所可漫置之不講也法蒞任二載無

黃之決斷愧名杜之慈祥而俗尚凋敝戶口耗衰未
不目擊心動思與更始爲之考政事之得失溯堂宇之
廢興覽封建郡縣之所繇來思堯舜大夫之所漸漬慨
然欲舉此堂而營建之且堂之廢也不繇於奉天子命
兼城并邑而實由於兵燹之一燼卽俾無關得失無裨
廢興猶皇皇一思營建則甚矣堂之由來者遠也夫小
民終歲勤劬綢繆戶牖常戒之曰其父肯堂其子弗克
肯構用貽爾祖父憂邑之有堂不同於小民之有戶牖
也明甚奈何二十餘年任堂之圯壞而不一之議經營
也哉雖然余之視堂非猶堂也小民之怨咨是聽是鞠
焉小民之風雨是依是恤焉卽兩驛之往來催科之緩
急讞決之平反無不是籌是畫焉余故思倣名伯之德
而卒不敢如名伯之以甘棠之下而聽政焉惟反覆於
甘棠之詩而有所不能已於斯堂也已矣

重建鄧侯祠記

陳祖法

考縣治必有鄧侯祠蓋以申枉決誣爲朝廷明三尺法
吏責也蕭相國置律精詳後世宗之有功德於民則祀
之且顧瞻神宇吏或凜然聽讞無失當日約法意又縣

治左東有土穀神蓋爲吾民疾苦祈免雨暘祈若使諸
凡降祥而錫福者吏無不爲民請命焉是二者大邑小
邑咸同之至邑有先賢載光誌乘鄉賢祠而外有專祠
或天子給稅遣吏致祭或有司及本邑之好義慕賢者
捐俸璩貲建祠宇以無失蒸嘗總以景先烈而報之俾
後進知所觀感而興起乎則又一邑之所獨矣予初謁
土穀祠列位惟三私計曰使集羣力而爲民降祥錫福
應疾苦無不免雨暘無不若也擬謁鄫侯廟咸曰左者
是右爲祁奚大夫舊祠圯而附祀於此以無失蒸嘗焉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古

夫相國與大夫爵位不甚懸舍時代之先後令與講賓
主之誼左右置之猶可也土穀神未詳姓氏無天子特
旌錫之典而居中受事祀典闕失於此爲甚爰擇儀門
內東隙地建爲鄫侯祠仍學宮右庇宇以遷置祁大夫
焉雖規模不宏遠庶幾告無罪云

重建昭餘書院記

陳祖法

昔孔子轍跡遍齊衛曹鄭之墟至晉則懸車而返豈天
於斯文獨吝斯地與然仁親爲寶大學取之以當治平
訓誥晉士之博綜多文者不僅在敦詩學禮也溫太

崛起晉代直抵建業以忠義激發人心縛蘇峻而致麾下
下讀勸王敦勉盡臣節一書侃侃劉摯謂非天地間至
文哉沿及隋世文中子講學授徒一時名人傑士多出
其門河汾之學今昔稱之至今餘席已寒猶得從故址
荒棘中想見擁臯而坐北面環聽之樂也昭餘書院之
建夫固深勸迪之思焉基舊在學宮後改爲發弦決的
之所今并圯矣予因庀材鳩工而重闢之使敬業樂羣
之餘先賢可作安見當今世而無太真文中諸人焉者
卽今風雨晦明下出其燈火熒熒而伊唔聲不輟或者
猶見古弦歌遺意云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五

重建館驛記

陳祖法

誦皇華之詩天子所以勞使臣者周詳委曲則凡屬車
所至嚴帳衛盛供給禮無不周獨於駐節之所屑屑焉
進民舍而問之一似賈人挾貲出遊風雨偃息惟居亭
之是求焉非所以崇國體而隆使節矣祁邑接神京通
川陝四達之衢也當此振旅出師之時輶軒所至星馳
電擊司廐者持鞭挾轡每一騎必控數馬奔突馳驟之
侯選擇焉司庖者左烙羔右炮豕烹鮮剝俎之皇皇焉

司執役者旌旗夾道鼓樂喧闐前呵後擁而伺之道左
焉乃迎而入居民之家獻刀七進盤殮後使馳駿俯首
而出閭門也國體使節之謂何循舊基而重新之有大
門使後人得指之曰是某令負弩郊迎而始入者也有
甬道以及儀門曰是某令疾趨而進而喘不得息者也
有中堂曰是某令僂偃拜跪屢屈屢伸之地也有後室
曰是某令伺意旨奉色笑賜坐賜茶叨恩榮地也將後
之令茲土者無不皆然而獨予顧影多慚指形如繪記
始也淵明纔一折腰便賦歸來使久習曲折俯仰之勞

焉或者亦如飲酒賦詩之不忍釋耶爲之三歎

重建張都督祠記

陳祖法

張君世忠戰死事無傳記不能詳始末縣志云北兵入
境大張其勢三日官軍遇戰於西六支張叅將死之是
當日金鼓之鳴啼哭之聲天昏日慘之狀張將軍不忍
吾民之罹兵燹也擐甲挺戈義不與俱生及夫矢盡力
竭愴慨殞命無不從數語中彷彿如聞彷彿如見也以
死勤事則祀之天子獨隆其數賜以三祭載在祀典是
其擐甲挺戈欲出吾民於兵燹矢盡力竭而繼之以死

者有不同於尋常之以死勤事者矣夫司牧茲土遇忠
孝節義之事湮沒不彰當思爲表揚之乃旣蒙天子異
數之褒雖無傳記其事又昭昭在志乘中使祠宇無存
蒸嘗闕失將軍忠烈之氣固無不之也而廢朝廷之大
典失後人之觀型負疚實甚予力薄不能剏舉聊葺一
椽以安公座且借萬侯祠而附居焉或曰褻公甚予曰
不然公之靈氣無不之也又奚在乎祠之崇卑也屆祀
期邑令率其僚屬正衣冠肅拜跪循盥獻禮遠近觀者
咸知公擐甲挺戈欲出吾民於兵燹矢盡力竭而繼之
以死無不生其感慕之心而相與激發其忠烈之氣是
一椽也廣殿長廡不是過也萬侯深仁厚澤士民思慕
而祠之應無不願有此德隣也

義塚記

陳祖法

予載觀郡邑志乘無不具有義塚其事若與城垣村堡
並重曰衛民之生安民之死義一也記曰骨肉復歸於
土孟子曰掩之誠是也則死者以暴露爲慘以掩覆爲
安有斷然者矣銅棺石槨厚樹而封之以視夫荒塚寥
落其位置迥然不侔然生固有峻宇雕牆死不得一葬

地又莫謂一坏土中非卽仁人之安宅也邗向有義塚
今盈矣使不別有以廣之不幾嘆後死者無餘地而古
衛民之生又奚暇有以安民之死然念古人見枯骨而
瘞埋覆掩之不遑蓋誠有大不忍於其中也月令掩骼
埋骼之必以時豈非爲政之一端哉爰勅立於地之南
置地十一畝高其垣墉禁勿踐履相其高下而增庫之
其爲吾治之民與老而病而殤之無歸者羣萃於斯其
費而遠遊或空囊而旅處爲妻子不及知親友不相
邗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六

聞者亦羣萃於斯今而後去暴露而得掩覆余得以告
不忍於爾民至江尉尚奇吳驛宰芝瑞經營圖度及陳
子常范生維翰擇地之宜而居之知不忍之心爲非予
一人之私也

建新韓鎮石橋記

陳祖法

良吏惟與民相安無事而已建橋勞民也予行之予則
務其大者新韓鎮河狹而深舟筏無所施值此羽檄交
馳時汾水秋漲不得進惟日驅夫役數十人翼之進晝
夜伺之無寧晷民寧無勞又奸夫借之以爲利伺商賈

至論以錢若干披若渡不應則驅驢至深澤中泥漲及
驢背浸浸有隨下之勢賈大慳數錢惟恐後否則幾何
而不爲魚鱉也且以是勞吾遠近民建橋蓋可緩乎哉
科斂干禁且非予志勸助成空文耳予惟採石於山予
工以值使不饑採木於村予民以值以佐斧斤之勞採
磚於窰予陶人以值使得值薪火之外足口腹焉運用
舟車則伺農隙借吾民以生彼急公好義之心將見此
橋一建羽書免遲誤焉夫役免守候焉商旅免歎人涉
邛否焉且一日行之百年不致墮傾圮焉是予務其大
且遠者其敢避茲日勞民名之役也始於孟夏十三日
成於季之十六日命工伐石於紫紅何子復源董其役
籌畧商確吳子芝瑞始其謀而江子尚奇奔走督率計
工授值故能相助有成且若是之速也鄉約張克榮晨
夕在工所不怠僧普興重宇司茶火之役自始至竣工
器用多取給焉是皆有功於茲橋者因得並記之

重修尊經閣登雲樓記

朱理

邠學宮先師殿之後有閣曰尊經其前南城之上有樓
曰登雲考縣志俱有明萬歷間所建也歲既久閣之棟

楹梁楠雖具蓋瓦級甃板檻之類已破缺殆盡牆之四
周下與地接者至腐壞數尺危若累卵焉予嘗戾泮禮
畢至其地見其上無藏經之所而下有將覆之虞且民
舍之居於東者牆隅屋角直出於閣之前審其方面參
差不齊陝陋實甚西雖方正寬廠而舊垣已頽無所防
限日爲兒童之所嬉戲雞豚犬豕之所踐踏瓦礫蓬蒿
徧滿其中甚非所以尊經意也旣而道出於登雲樓之
下見夫樓之完固視閣爲稍愈而腐黑漫漶彫落者亦
復不少至傍之雲路所存者不過十之一欲從而登之

已無由而托足矣又其北甬路已廢照壁亦成巖牆相
其地形西廣而東狹亦正類乎閣予恐其久而益甚且
遂由此而歸於烏有也後之人誰復知某閣爲尊經某
樓爲登雲觸於目而警於心以通經學古爲事而不徒
相尚以文辭以奮翼青雲爲志而不徒苟安於鬢序而
已哉於是因其舊制鳩工葺理更於其東各與之直而
易其地使與西稱落成之日規模氣象煥然改觀由閣
而前左右直達孔廟由孔廟櫺星門而南則爲新建照
壁由照壁出文廟坊而南則爲甬路故地又其南則爲

雲路路設二門曰騰蛟曰起鳳由是而上則爲登雲樓
南北相望其勢連蜷起伏巍峩發至是役也雖不足以
度越前人誇示後學然有志之士必以此而顧名思義究
心於經術振翮於雲霄則亦庶乎羽翼六經興起斯文
之一助云爾

文廟坊前空基中截至南東西濶九丈五尺北截近坊
邊地基西濶一丈東濶二丈三尺自東至西共計一十
二丈八尺

尊經閣前東西濶一十二丈四尺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大成殿兩旁各濶二丈

新建王司徒祠堂記

朱理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當漢祚之衰何進召戎董卓乘機廢其主而俘其臣
墟其宮而遷其社刊其木而堙其井嗚呼此豈細故也
哉維時關東諸郡併起以討卓爲名卒莫能勝而司徒
王公矯情屈意扶王室於危亂之中旣乃潛結呂布使
內應刺卓強臣授首百姓歌舞於道可不謂以勞定國
者歟及卓部將李傕輩合謀圍長安布招公以去公毅

然曰蒙社稷之靈上安君國吾之願也不爾則奉身死
之僊遂收公賴平陵令趙戩營葬獲與漢九廟君臣同
遊地下今其梓里有公墓在焉可不謂以死勤事者歟
公兼此二者則隨其所在置祠宇量事致祭以報功德
於無窮固其宜也然余考唐開元間詔祀歷代忠臣於
三國獨推武侯而宋太祖令有司次第忠臣勲業亦僅
增漢壽亭侯桓侯而不及公夫西蜀君臣聲大義以討
賊其功在王室不待言矣然當卓擅權之際漢祚綿延
不絕如綫苟非公潛謀默慮驅入室之虎狼曹氏之運

焉知不預爲卓有哉是則公之大有造於漢而享祀之
不容以終缺也余自承乏於祁寤寐忠義卜地於西關
之坎始構堂而奠焉繼又請於學憲給公後裔頂服以
奉祀事拜於墓築垣牆數武門一楹使樵採者不得近
今者鳩工程事幸告竣矣恐歷久而忘其始末也爰作
之記并勒一銘銘曰維公穎異一日千里定亂扶危勦
奸擊宄功在宗社義嚴冠履俎豆千秋永光享祀

東漢司徒子師王公大智純忠名昭天壤是爲本邑文
憲借無專祠奉祀誠爲缺典余來牧茲邑始構堂而奠

焉又復請其後者以奉祀事業奉文宗今晉秩中州巡撫汪大中丞批允嫡支王繩武准給衣頂主管俎豆竊慮香火無資難期永久今查邑中社稷風雲雷雨等壇久經頽圯木石磚瓦一無所存卽所在地基亦被挖土成坑墾壤缺陷而社稷一壇更爲尤甚蓋皆因係官地無人照料遂至此耳今查風雲雷雨壇雖被挖土尚可平治耕種卽交王公祠內令奉祀生暫行承種以爲春秋蒸嘗之用並令看管壇地不許容人復行挖毀如後起者有意興衰重建壇宇亦覺易以爲力也再有紫紅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

鎮堡內察院地基亦復久廢如前今并附

重修祁縣儒學記

許嗣永

祁之學宮自嘉靖癸未改遷以來距今乙巳其年已逾二百其間興廢補壞因時修葺疏數不齊近則數年遠或數十年而一舉考諸碑記所載前此已有其四至歲戊戌則其五矣所可異者前之改遷也毀浮屠之像而處其宮旣違流俗破千古之惑而獨行其意矣豈徒以警一時之聾聵哉將以待後學尊先聖使先王之道久而益明異端邪說漸以滅息不得復流肆其毒以塗蔽

生民之耳目也是君子反經之事也而記者識不及此
忘先王建學明倫之意雜取堪輿家言各侈陳其經營
措置之善若科第之多寡爵秩之崇卑專視此爲盛衰
者旣以自多並以相誣此與惑於因果報應之說符呪
厭勝之術者相去有幾噫亦可羞矣夫士學矣而有遇
不遇遇矣而有顯不顯皆適然之事耳君子處之命且
不言奚有於術故窮則爲孔孟達則爲伊周於吾性殊
無加損故於吾身不爲榮辱用舍由人卷舒自我樂行
憂違如是而已往訓具存何容外慕其外慕者皆儒而

小人者也且夫天下之邑莫不有學其號爲才藪者蓋
不少矣試問其中之掇巍科登顯仕者果皆君子人與
抑不能無小人與如皆君子焉則其經營措置信有靈
矣如不能無小人焉是乃並使小人而得志者也是適
自壞其文運也則又奚吉祥之有耶是故惡夫爲此說
者爲其以利言也旣以利則將何所不至哉彼捐輸之
頃非學識超然之士其黠者勉循大義實不能無希冀
後福之心其愚者遂違反前言逡巡顧望甘冒吝名而
不耻反不如其助修仙宮梵刹之爭先恐後也使人皆

知學而不爲異教所愚其心亦何至顛倒迷謬若是哉
戊戌之冬故丙子舉人范子今陽城學諭閣子及其同
榜予先族兄者偕諸同志之士請於前邑令長洲姚公
募輸重修予亦嘗與聞其事焉旣而省親山陰留侍踰
年至庚子初夏始歸而工已過半矣其時主出入之籍
者則爲先族兄收貯則頡子儒與其胞兄鄉耆儁督工
則故候選吏員范君榮錫若夫不時往來遇便卽盡心
力而助之則同事諸君子咸與有勞焉又閱數月而土
木之工始畢然所輸之數先者已罄後者弗繼采繪未

及施也今年春前署邑事江都曹公復捐貲屬國學生
段君等踵其事而成之始告竣焉嗚呼方三子之爲此
舉也豐約不同莫不各竭其力以倡之而長洲姚公以
始封之故且欲兼有事於祁大夫之祠於義均可謂得
矣乃八年之中或歸或仕或遂奄忽以逝俱不克見其
成而如所欲爲惟餘一主收貯之鄉耆於無可措力之
中謂其事不可無紀也經營勒石屬予畧述其始末以
例命工鐫諸輸者之姓氏於碑陰旣數日矣而未輸者
猶不至焉何其鄙也然則人之度量相越豈真生而有

霄壤之別耶學問之道不明而謀生之慮過熟也無足責也則亦無足書也已雍正三年十月甲辰日記

本邑補修風水碑記

周來豐

嘗考河圖衍說仰觀固重天文而海角名經俯察尤須地理蓋山川孕秀必九宮列宿之相成都邑鍾靈定八卦五行之交應故鳳翥鸞翔之勢肇開文物名邦龍蟠虎踞之形恒蔚帝王佳氣其理若奇而寔正其說似幻而彌真也顧造化生成雖云天事而轉移補救寔藉人功如得牛眠而位極宰承陶侃之經營立效獲龍耳而

耶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

榮逢天子郭璞之指畫真奇王氏植槐三世簪纓若簇范文修學一州軒蓋如林固知延翰之通玄寧謂撥沙之或爽維我祁邑本晉祁奚食邑係漢王允故鄉星分參井之墟地接沁汾之壤北枕恒嶽南絡太行上達京師下通秦蜀昌源拱臂麓峙朝堂哲人賢士挺生名公巨卿輩出誠哉冀州勝地允矣晉域名區乃邇來科甲少延難追舊盛兼且仕途蹭蹬莫媿前徽豈曰人謀之不臧乎良由地道之有缺耳幸逢賢令雅意振興遂集同人協謀修補訪高明於嶽北延風鑑於中都本儒

理之正宗究堪輿之奧妙搯指南而察山相觀樹泉以
定方隅周視郊原遍閱城市辨發龍於異地看轉盼於
坤方疊巘嶙峋挹盤陀山之瑞霽層巒摧峯取紫紅鎮
之菁華曰芙蓉帳曰榜眼山奕奕羣相拱赴爲貴人峯
爲龍鴉嘴飄飄若作飛升脉起金星送長川而作勢河
名石佛繞縣帶以生情琴暑端嚴正當祿曜宮牆巍煥
已占吉星氣象之崢嶸無容改置溪山之秀麗何事增
移特巡瓊堞以周遊不免璧瑕之抱憾見震地文星旣
陷惜異方魁宿尤卑於是建魁閣於高墉奉帝君於最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七

上使神筆點東南之水桃浪生春俾文光射左右之峯
杏林煥彩將權衡桂籍擢芸窓盡上鰲頭頒賜葢書祐
棘院同登虎榜且界西門而蓄脉義取深藏挑中土以
平流理惟厚聚離宮出水則水火成旣濟之功兌位藏
風則風澤合中孚之象欲鼓羣龍之秀氣扶四柱以增
高將培一邑之生機植千株而直上將見流青滴翠樹
陰生帝閣之雲作浪籠烟柳色映魁樓之彩菁葱嘉木
旣潤色以文明縹緲瑤臺更騰輝而啟瑞自此人文鵲
起科甲蟬聯着鞭者乘萬里風雲鑄功名於鐘鼎握綬

者沐九天雨露紀事業於旂常且昌熾凝庥一邑咸登
壽域豐亨衍慶萬民齊上春臺非調燮之宏功振修之
大效哉總之理足自能移數人定可以勝天須知培植
靈根之有方豈曰導迎英氣之無術雖扶衰起敝人傑
能使地靈而毓秀發祥地靈更教人傑此固聖人理陰
順陽之遺教幽贊元功抑亦 國家移風易俗之微權
明禪政治者也用紀更新之績以覘丕變之休

重修文昌廟碑記

李現昇 邑人

蓋聞星降而爲官官返而爲神古之應列宿者如傳說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

之托於箕尾其明証也而文昌光曜紫垣尤其彰明較
著者嘗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而晉
志亦謂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乃今所傳
文帝世譜十七世之大夫確有可稽而陰騭一篇與夫
蕉窓十則學士次夫家莫不凜銘座右於是崇其像而
廟祀之由來尚矣鄉之震位舊有專祠創建於康熙六
年歷年既久傾圮殆甚無以妥神靈而肅瞻拜爰與首
事數人建議重修衆志攸同百廢具舉肯堂構而塗丹
雘上閣下洞內外一十二楹鐘鼓門樓斯葺斯飛較之

前制煥然改觀矣是役也始於乾隆之丁酉迄庚子始告竣焉歲三嬪有餘費千金不足廣爲募而克底於成是殆有天助非人力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曰使天下之人洋洋如在則今日之廟制輝煌享祀不忒是帝君之盛爲之也仍帝君之德爲之也是爲記

重修鎮河樓碑記

渠殿颺 邑人

賈令鎮舊有樓名鎮河巍然聳峙一方之巨觀也考之縣志明宣德間鎮人以斯地有驛署而鼎建之迨嘉靖丙申歲驛遷於縣斯樓亦頽敝將圯鎮人閭邦瀛袁尚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无

清等倡衆更修前邑令李公春芳喜斯樓之新也乃名之曰鎮河閣繩芳作記載縣志中夫名緣義起斯樓命名之義安在蓋以祁地有昌源河源出武鄉胡甲山合龍舟諸碎泉由六支豐澤等村經縣西上段都而入於汾六七月之間湍激洶湧灑瀚汪洋沿河諸鄉田禾廬舍每被滄汜且涉水者褰裳維艱自斯樓成而河患遂息鎮河樓之所係豈不重哉按之碑記斯樓重建於康熙五十三年高三尺目今地勢低窪又重修起建高九尺並修佛殿三間規模濶大更倍於前倡斯舉者太

學生康福旺偕眾糾首以其事請於邑侯陳公既允行
而其時學博暨城守諸公無不稱善且同捐俸以助而
本鎮及沿河諸鄉城中士民至祁人之在遠地貿易者
無不樂襄厥事以底於成蓋事合人心故易爲力如此
也或曰祁東南有麓臺上下幘諸山而西北迤邐平行
建斯樓以鎮之而氣脉乃見凝聚之處祁邑鍾靈毓秀
人文蔚起未始非鎮河樓之力也余故樂爲記之以垂
不朽云

神道碑

祁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唐

夏州都督王方翼神道碑

張說

良玉禮神用之西序之器拾之南山之璞罔然不有其
珍也君子安命進之扞城之雄退之去國之老嘖然不
失其正也語夫杖運以行道屬辭以比德亦何代無其
人哉公諱方翼字仲翔太原祁人王周之後也王子以
敗敵受姓徵召以遁世爲名司徒之濟艱難義形漢室
太尉之圖舉甲心盡魏朝聞蔣濟所言則知尚書志力
兄弟繼美覽周書所載則見潁川忠烈子姓皆封臣節

奮揚於百代家聲藉甚於四海大王父司徒定公秉隋
氏之崇也王父駙馬開府文公裕先朝之懿也考特進
慎公仁表皇室之甥也公門總四岳之靈帝子分五潢
之氣是生時傑鬱爲人紀公雄姿沉毅凜難犯之色虛
懷信厚坦招納之量識畧精斷達應變之權神守密靜
堅不奪之節孝友內兆於免懷忠信外灼於旣冠加以
思參造化誠合鬼神文其詩書武其韜畧推此才也以
從政焉永無匱矣夙遭家難哀過柴瘁京師號曰孝童
王母同安長公主引貴遊之誠示作苦之端今太夫人

祁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

徙居邵墅儲無斗粟庇無尺椽公躬率傭保肆勤給養
墾山出田燎松鬻墨一年而良疇千畝二年而厦屋百
間日舉壽觴厭珍膳矣處約能久不亦仁乎在困能亨
不亦智乎永徽初始宰安定誅豪暴以育人察奸宄以
申寃異政三舉清風一變除瀚海都督府司馬以母疾
辭職爲姜恪乘便遂徙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王本立
上書理公國之悖孝不宜擯抑有詔徵還而親不待心
與哀絕氣屬禮存詔御醫孟默朝夕診視免喪踰年偉
堪履立樂成公東討新羅薦爲將帥詔公持節雞林道

總管軍停不行授沙州刺史未至改拜肅州以爲慢防
啟寇非重閑也乃大築雉堞嚴備櫓械人知有恃戎亦
來威儀鳳歲河西盡蝗獨不入州境隣郡奏稔提挈如
雲公傾私泉以資乏引激水以立礎舉火百奎日哺千
人遂有芝草叢生豐年屢降人之詠德刊石存焉裴吏
部名立波斯實取遮旬偉公威厲飛書薦請詔公爲波
斯軍副使兼安西都護上柱國以安西都護懷寶爲庭
州刺史大城碎葉街郭迴互軍民縱觀莫究端倪三十
六蕃承風謁賀洎于海東肅如也無何詔公爲庭州刺

史以波斯使領金山都護前使杜懷寶更統安西鎮守
碎葉朝廷始以鎮不寧蕃故授公代寶又以求不失鎮
復命寶代公夫然有以見諸蕃之心播矣於是車薄駭
首唱寇兵羣蕃響應蝟毛而豎公在磧西獻捷無虛歲
蹙車薄於弓月陷咽麪於熱海剿叛徒三千於麾下走
烏鶻十萬於城外皆以少覆衆以誠動天葛水暴長祭
撤而三軍涉渡葉河無舟兵叩而七月冰合由是士卒
益勇戎列益懼璽書下問皇靈遠燦遷夏州都督徵詣
奉天宮熱海之役流矢貫臂陳血染袖事等殷輪帝顧

而知之視瘡歔歔曰爲國致身乃吾親也妖賊白鐵余據城平以反奉詔與程務挺討擒之善公有發石壞城之計反風焚柵之感封太原郡公元珍寇邊受命討擊公以無甲乃發思造六片木排袴關鈎解合畫爲虎文比至關先與虜合戰若驅猛獸蒙臯比莫之敵也胡馬奔駭驚其二噉桑乾舍利兩部來降初公善書與魏叔琬相輩工射與趙持滿齊名帝每矚之賜鹿鳴輦賞深懸帳嘗獨行夜入有怪人長衣直趨趨逼射而仆焉乃朽木也太宗壯之授右千牛及持滿仗法暴骸公哀而

收葬爲金吾奏劾高宗義之釋而不罪履道坦坦多如此類適將任帝夔龍爲國方虎天下膏濶羣生雲雨惜哉不辰悄焉遘侮嗣聖之際天后臨朝有凶人誣奏公廢后從兄常懷怏怏司刑御史侮文矯制不名等法遷於崖州路至衡山寢疾捐館春秋六十三垂拱三年閏正月二十九日葬於咸陽原君子曰斯才也斯望也難乎免於斯之代矣周公聖而謗屈平賢而放賈誼才而謫李廣勞而喪彼天命之糾紛此人情之惆悵神龍中興以陷酷吏例復官爵孝爲人極忠爲令德神之聽之

始枉終直信矣有子故光祿少卿璵今秘書監珣皆篤
行純孝慎終思遠說少也蒙會友升堂今老矣豈能旌
墓遷司漢籍感激論都尉之書邕叙彪情追美樹楊公
之碣銘曰上德惟公氣秀才傑孝弘世美忠廣前烈日
月必照江河思決難地必通暗機先徹卓犖文藝崢嶸
武節勤由宰邑借恂臨郡海女避途山虵可問師律三
總軍聲六振銳氣入營長雲出陣嚴肅將威烜赫天外
玉弩方擎雲旗卷旆天道茫茫自古多傷功有西域身
棄南荒易箠中路懸棺反藏寶刀生衣玉玦無光後有

才子先賢不亡